

RETURN TO EMBRYONIC FORM

《生殖市》30 分钟互动叙事垂直切片

原案 / 编剧：黄诗丹

版本：V3.1 专业剧本格式修正版

黄诗丹原创剧本 | 仅供招聘评估使用

SEQUENCE A | 卧室：身体很近，人不在场**INT. 卧室 - 夜**

一盏乳白色圆形床头灯悬在床侧，灯罩像一枚尚未破裂的卵。

暖橙色只照到床的左半边。右半边浸在窗外的冷蓝里。玻璃上挂着雨水，城市被拉成一道道模糊的竖线。

床单卷成一条皱褶的河。

MIRA，25岁，肩上只披着一件没有系好的白衬衫，跪在床沿。她用一条黑色领带蒙住ALEX的眼睛，故意把结打得很慢。

ALEX，24岁，漂亮得有一点过分自信。他仰躺着，嘴角挂着笑，右手摸索MIRA的腰，左手腕上的智能表不停震动。

MIRA 按住那只表。

MIRA

你猜我现在在想什么？

ALEX

你在想我能不能闭嘴。

MIRA

错。

她把他的手挪回床单上，不让他提前碰到自己。

ALEX 听见她从床头柜拿起什么。塑料包装轻响。

ALEX

那就是想看我求你。

MIRA

也错。

她俯身，嘴唇擦过他的耳朵，没有吻下去。

MIRA（续）

我在想，你现在到底在哪儿。

ALEX 笑了。

ALEX

在你床上。

MIRA

这张床是你的。

ALEX

那就在你身上。

MIRA 把领带摘下来。ALEX 睁眼的一瞬，她吻住他。

两个人一起倒进暖光里。

窗外，一点极小的白光划过云层。它远得像一粒灰，没人注意。
ALEX 翻身把 MIRA 压在身下。MIRA 的脚踝勾住他的腰，笑着躲开他的吻。
他追过去。
她又躲开。
这一次，她的笑慢了半拍。

MIRA

慢一点。

ALEX 含糊地应了一声，手却没有慢。
MIRA 用掌心抵住他的胸口。他停了不到一秒，低头亲她的手指，把这个阻止变成了新的调情。
智能表又震。
MIRA 伸手替他摘下，随手扔向地毯。
表面亮起一条消息预览。
“昨晚你走以后，我一直没睡。”
屏幕翻过去，扣在地上。
MIRA 没有看见。
ALEX 看见了。
他的目光只离开她一瞬。
MIRA 捕捉到那一瞬。

MIRA

又去哪儿了？

ALEX

哪儿也没去。

他重新吻她。这一次更急，像要把刚才那一秒抹掉。
床头灯轻轻晃动。暖色在墙上往返，像一只不稳定的钟摆。

CUT TO:

INT. 卧室 - 稍后

房间只剩两个人还没有完全平复的呼吸。
MIRA 侧躺着，脸埋在枕头里。她肩膀上的一小块皮肤还留着 ALEX 手指压过的红印。
ALEX 仰面躺着，盯着天花板。
三秒。
五秒。
他的右手从被子里滑出来，越过 MIRA 的腰，去够床边的手机。
MIRA 睁着眼。她没有转身。
ALEX 够不到。他把上半身探过去，胸口压过 MIRA 的背。

MIRA 被迫往前挪了一点。

ALEX 终于抓住手机，立刻缩回自己的半边床。

屏幕亮起。

同一个未命名联系人发来第二条消息：

“你说今天会处理好。”

ALEX 拇指飞快上滑，把消息推走。

MIRA 坐起来。

她没有抢手机。她先从地上捡起自己的内衣，背对 ALEX 穿好，再把衬衫一颗一颗扣上。

ALEX 把手机扣在胸口。

ALEX

怎么了？

MIRA

你刚才压到我了。

ALEX

对不起。

他说得很快，像是在清除一个无关紧要的通知。

MIRA 把头发从衣领里拨出来。

MIRA

你刚才也说会慢一点。

ALEX

我以为你——

他停住。

MIRA 看他。

ALEX 把“喜欢”两个字吞回去。

ALEX（续）

我没注意。

MIRA

你注意到了。

ALEX 的手机又震。

这一次，在安静里格外清楚。

MIRA 的视线落到他的手上。

ALEX 把手机塞到枕头底下。

一个太熟练的动作。

MIRA

拿出来。

ALEX

是工作。

MIRA

你们公司几点开始用“昨晚”汇报工作？

ALEX 的脸一点点失去表情。

MIRA 伸出手。

她的手掌朝上，停在两人中间。

ALEX 没有把手机交给她。

ALEX

你翻我手机也解决不了问题。

MIRA

所以有问题。

ALEX 坐起，把被子拉到腰间。他先看窗户，再看床头灯，再看 MIRA，唯独不看她伸出的手。

ALEX

三天前。

MIRA 的手没有收回。

ALEX（续）

就一次。

MIRA

酒店？

ALEX

嗯。

MIRA

你回来的时候，给我带了那家楼下的蛋糕。

ALEX 没有回答。

MIRA 收回手。她在自己的衬衫袖口上发现一枚干掉的奶油点，指甲轻轻刮了两下，没有刮掉。

MIRA

我还说不好吃，你一直劝我再尝一口。

ALEX

我不是故意——

MIRA 笑了一声，不大，甚至没有讽刺。

MIRA

你不是故意买蛋糕，还是不是故意让我吃？

ALEX

我当时很乱。

MIRA 起身，赤脚踩过地毯。她先把 ALEX 扔在地上的裤子踢开，才找到自己的裙子。

ALEX 跟着下床。

他想从后面抱她。手伸到一半，改成去拿她椅背上的外套。

ALEX

我们可以谈。

MIRA

你已经谈完了。

ALEX

我只说了两句话。

MIRA

你三天都没说的那两句。

ALEX 把外套递给她。

MIRA 没有接。她自己从他手里抽走，动作不重，却把他留在原地。

ALEX

我知道我做错了。

MIRA

你知道得总是很及时。

ALEX

什么意思？

MIRA

刚好赶在我要走的时候。

窗外那一点白光变大。它穿过云层，拖出一条极细的尾巴。

ALEX 没有看见。他挡在卧室门口。

不是凶狠地挡。他只是站在那里，肩膀微微垮下，像一个随时会被抛下的孩子。

ALEX

你不能就这么走。

MIRA

我可以。

ALEX

你至少听我说完。

MIRA

你想说什么？

ALEX 张口。

他本来准备好的解释忽然都显得很短。

ALEX

我从来没有觉得她比你好。

MIRA 盯着他。

MIRA

这就是你想让我听的？

ALEX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那件事跟爱没关系。

MIRA

那跟什么有关系？

ALEX 找不到词。他把手插进头发里，用力往后捋。

ALEX

我不知道。

MIRA

你每次说不知道，都是在等别人替你承担答案。

ALEX

你又开始把我说成一个很糟的人。

MIRA

我没有说你整个人。

她看向他挡住的门。

MIRA（续）

我在说你现在做的事。

ALEX 顺着她的视线，才意识到自己站在哪里。

他没有让开。

一声闷雷从很远的地方滚来。

床头灯的光在墙上抖了一下。

MIRA

Alex。

ALEX

我只是想把事情说清楚。

MIRA

你先把门让开。

ALEX 看着她。眼眶慢慢红了。

这副表情曾经很多次让 MIRA 停下来。

这一次，她只是等。

窗户骤然被白光照亮。

ALEX 终于转头。

一颗燃烧的陨石越过城市天际，正朝这栋楼坠来。

他愣住。

MIRA 也回头。

两个人的脸，一半暖橙，一半惨白。

轰——

冲击波撞上玻璃。

窗框向内弯曲。第一块玻璃没有碎，它像被一只巨手压出蛛网。

第二秒，整面窗炸开。

ALEX 本能地扑向 MIRA。

他把她按倒在床侧，用自己的背挡住飞来的碎片。

圆形床头灯从墙上脱落，在空中摆了一圈。

一块指甲大小的黑色陨石碎屑穿过灯罩，擦过 ALEX 的太阳穴，钉进床头柜。

ALEX 的身体一僵。

他从 MIRA 身上滑下去。

血落在床头柜上的一本红皮笔记本上。

笔记本被风掀开。

一张旧照片从夹页里滑出来：

二十二岁的 LENA 站在一间画室门口，右手提着行李，左手夹着一张火车票。她没有看镜头，正望向画面外的某个人。

照片背面，蓝色圆珠笔写着：

“1997.7.14，去上海之前。”

MIRA 跪在 ALEX 身边，手掌压住他的伤口。

MIRA

Alex。看着我。

ALEX 的视线越过她，停在照片上的女人。

照片里，LENA 慢慢转过脸。

她的眼睛和 ALEX 一模一样。

MIRA（续）

你现在在哪儿？

床头灯在地上滚了半圈。

暖光熄灭。

CUT TO BLACK.

SEQUENCE B | 进入：所有关怀都附带条件

INT. 无尽走廊 / ALEX 的人生 - 不明

黑暗里，一声心跳。

咚。

碎玻璃从地面升起，倒飞回窗框。

血从红皮笔记本上缩回 ALEX 的太阳穴。

MIRA 的手离开伤口。她倒着退回门边，衬衫纽扣一颗颗松开。

卧室向后折叠。

床变成大学宿舍的上铺。

二十四岁的 ALEX 站在走廊中央，身体开始变小。

二十一岁。

他在宿舍门口接过一个女孩递来的雨伞，低头回另一条消息。女孩替他把伞撑开，自己的肩膀淋在雨里。

十八岁。

他坐在自习室，女同学把整理好的笔记推给他。他说“谢谢”，手却一直没有离开游戏机。

十五岁。

福利院门口，女老师蹲着替他缝书包。针扎进指尖，她把血在围裙上蹭掉。ALEX 不耐烦地看钟。

十岁。

夜班护士一只手按住他的输液管，另一只手给隔壁孩子拍背。ALEX 扯她衣角，只说“我疼”。

五岁。

LENA 背着他爬楼。她每上一级台阶都要停一下，右手却始终护住他的小腿。

ALEX 伏在她背上睡着了。

LENA 咳嗽。她把咳声咽进肩膀，怕吵醒他。

ALEX 伸手想碰她。

他的手穿过画面。

身体继续缩小。

骨骼变软，四肢向躯干收拢。牙齿退回牙床。语言像一卷胶片，被从喉咙里抽走。

走廊两侧的门一扇扇打开。

门后不是房间，是超声波灰白的雪花、医院走廊、产房帘布、画室里未干的油彩、退票窗口落下的铁闸。

ALEX 被一股水流拖走。

他缩成胎儿。

胚胎。

一枚发光的小点。

咚。

一层半透明薄膜在前方张开。

ALEX 撞过去。

薄膜另一侧忽然有风、有汽笛、有清晨的广播。

EXT. 车站出租车候车区 - 清晨

ALEX 重重摔在湿地上。

一只滚轮坏掉的旧皮箱撞上他的脚踝。

他倒吸一口气。发出的却是女人的声音。

ALEX 僵住。

垂到眼前的是一缕黑色长发。手背纤细，指甲上残着暗红色甲油。米色衬衫扎进深蓝色半裙，腰间系着一条窄皮带。

他摸自己的喉咙、胸口、腰。

动作越来越慌。

旁边排队的女人看了他一眼，又迅速移开，仿佛这种失态不值得惹麻烦。

车站广播响起。

广播女声

东站提醒您：成熟窗口将在八小时后关闭。请携带
个人简历、身体记录及候选接触证明，按时前往新
生大厦。

ALEX 抬头。

高架桥像弯曲的骨骼跨过天空。道路两侧的建筑没有直角，外墙覆着一层潮湿的半透明膜。许多圆窗在里面发着黄光，像一排排尚未破裂的卵泡。

路牌上的中文正常，英文却写着：

EAST OVARY TERMINAL。

“Ovary” 闪了两下，又变成 “Railway”。

ALEX 眨眼。

一只粗糙的手伸过来，拎起他的皮箱。

老周，46 岁，出租车司机。衬衫领口洗得发白，袖套干净，指甲缝里却嵌着黑色机油。他看人时总先笑一下，像提前把所有冲突都消毒过。

老周

轮子都掉了，还拖。箱底磨穿了，里面东西不要
了？

他没等 ALEX 同意，蹲下，从车门储物格里摸出一根扎带。

他把坏掉的滚轮支架重新固定，剪掉多余的塑料头。动作熟练，甚至用拇指摸了摸切口，确认不会刮伤人。

老周（续）

临时的。到地方你得换。

ALEX 盯着他。

老周把皮箱提进后备箱，又用自己的旧毛巾垫在箱子下面。

老周

新生大厦？

ALEX

我没说。

老周指向他的手腕。

皮肤下浮出一圈半透明文字：

LENA / 22

成熟窗口：07:52:13

候选接触：0/3

目的地：新生大厦

秒数正在减少。

ALEX 用力擦。文字跟着皮肤一起发红，却没有消失。

老周

你们今天都是去那儿。上车吧，早高峰马上堵。

他替 ALEX 拉开后座门，手掌护在车框上方，防止他撞头。

ALEX 没有动。

老周的笑保持着。

老周（续）

怎么，怕我？

他指了指挡风玻璃右下角的服务牌。

“女性乘客安心车。驾驶员：周建国。十年零投诉。”

老周

我女儿跟你差不多大。放心。

这句话本该让人放松。

ALEX 反而看了一眼后备箱。

老周已经绕回驾驶座。

车门还替他开着。

ALEX 坐进去。

INT. 出租车 - 行驶中 - 清晨

车内没有灰尘。座套边缘缝着蓝色小花，针脚不整齐，像是谁在家里补的。

后视镜旁挂着一张女孩的证件照。女孩穿学士服，笑得拘谨。

老周把空调叶片朝上拨，又从副驾驶递来一包未开封的纸巾。

老周

早上凉，别直吹肚子。

ALEX 没接纸巾。

老周把它放到后座中央，刚好挡住 ALEX 的包带。

老周

来这边多久了？

ALEX

不知道。

老周笑。

老周

不想说就不说。女孩子在外面，防备一点是对的。

他打转向灯，让一辆公交先走。

老周（续）

不过地址得确认一下。新生大厦哪个门？那地方三栋楼，走错了你得绕二十分钟。

ALEX 看向腕带。

上面只写“主楼”。

ALEX

主楼。

老周

下班也在那儿？

ALEX

为什么问？

老周

我晚上常跑这一带。你要是加班，打我电话，女乘客我优先接。

他从遮阳板抽出一张名片，夹到后座扶手里。

名片背面手写着：

“周师傅，夜间可预约。”

ALEX 没有拿。

前方一辆白色面包车突然并线。

老周脚猛踩刹车。

ALEX 整个人向前冲，安全带勒住胸口。纸巾包从座位中间飞出去，砸在车门上。

老周按住喇叭不放。

老周

眼睛长后脑勺了？！

面包车司机从窗里伸出手，比了个不耐烦的手势。

老周脸上的笑完全消失。他降下车窗，半个身体探出去。

老周（续）

你妈没教你——

他看了一眼后视镜里的 ALEX，硬生生把后半句咽了。

面包车加速离开。

老周追上去。

发动机转速拉高。两辆车在湿路上并行，车轮卷起的水打在车窗上。

ALEX 抓住门把手。

门锁是按下的。

老周超过面包车，故意向右压了一点。面包车急刹，喇叭在后面尖叫。

老周这才松油门。

他重新挂上温和的表情，像换回一件制服。

老周

吓着了？

ALEX

停车。

老周

前面不能停。

ALEX

把门解锁。

老周

你别紧张。我开二十多年了，手上有数。

ALEX 再次拉门。

锁纹丝不动。

老周从后视镜看他，眉头皱起来。

老周（续）

真给你停路边，出点什么事，最后还不是怪司机不负责。

他的手机响了。

屏幕显示：女儿。

老周的脸立刻软下来。他按下免提，声音比刚才低了半度。

老周

喂，到了没有？

女儿（电话）

到了。爸，我晚上跟同学吃饭，不用来接。

老周

几点？哪儿？跟谁？男的女的？

女儿沉默一下。

女儿（电话）

同学。

老周

同学也有名字。定位发我。

女儿（电话）

我二十三了。

老周

二十三就不会出事了？我这是关心你。

ALEX 看着老周。

老周意识到他在听，关掉免提，把手机贴到耳边。

他压低声音继续盘问。

车驶入一条隧道。

隧道内壁不是水泥，而是泛着暗红光泽的柔软组织。每隔几米，一圈白灯向前收缩，像肌肉在推动什么。

ALEX 眨眼。

它又变回普通隧道。

腕带震动。

候选 017：周建国

热心 / 稳定职业 / 家庭责任感强 / 保护欲高

即时评价：戒备、难以建立信任

ALEX 抬起手腕。

老周从后视镜里看到，却没有表现出惊讶。

老周

系统给你打分了？

ALEX

你看得到？

老周

每个人都有。别太当真。

他挂断女儿的电话。

老周（续）

女孩子分低一点没事。以后有人要，就稳定了。

ALEX

“有人要”？

老周

我没别的意思。

他总能在说完以后，迅速给自己的话留一条逃生通道。

INTERACTIVE CHOICE 1:

- A. 报一个假住址，结束盘问。
- B. 明确要求停车并解锁。
- C. 反问老周女儿的住址、收入和恋爱情况。

STANDARD PATH: B

ALEX

靠边。解锁。

老周

前面一百米就是大厦。

ALEX

现在。

老周叹气，像遇到一个不懂事的晚辈。

他打转向灯，慢慢靠边，过程规矩得挑不出错。

车门“咔哒”一声解锁。

ALEX 推门下车。

老周也下车，绕到后备箱，把皮箱提出来。

他没有摔，也没有故意刁难。他甚至检查了一下刚才修好的轮子。

老周

还能用。

ALEX 接过皮箱。

老周递上那张名片。

老周（续）

你不坐我的车也行。号码存着，真遇到事，至少有个熟人。

ALEX 没有接。

老周把名片塞进皮箱外袋。

ALEX

你刚才差点撞车。

老周

我是在教那种人规矩。

ALEX

你女儿不发定位呢？

老周的笑停了一瞬。

老周

那不一样。

ALEX

哪儿不一样？

老周抬眼看他。

老周

她是我女儿。

ALEX 拖着皮箱走开。

身后，老周没有骂他。

他把车停在原地，拿起手机，给女儿发了一段很长的语音。

腕带更新：

候选接触：1/3。

SEQUENCE C | 中心：女性拥有选择权，选项由系统提供

EXT. 新生大厦 - 上午

银灰色大楼立在城市中央。

两侧翼楼向内弯曲，主楼从中间隆起，整体像一枚被剖开的子宫。幕墙上流动着几乎看不见的血管纹路。

正门上方挂着一句企业标语：

“让每一次选择，都通向更好的生命。”

ALEX 拖着皮箱走上台阶。

修好的滚轮只转了半圈，又卡住。

他只好提起来。

INT. 新生大厦大堂 - 上午

大堂明亮、安静，所有声音都被吸得很薄。

前台后方是一面巨大电子墙。上面滚动今日数据：

成熟窗口开启：13,842

成功匹配：9,107

自愿延期：0

系统代选：2,611

ALEX 停在“自愿延期：0”前。

一名客户经理乔雯，32岁，穿剪裁精确的灰色套装，正带一位男客户参观休息区。

男客户沈恪，35岁，衬衫袖口扣得一丝不苟。他讲话时身体微微前倾，永远比对方多一点礼貌，也永远不真正让开路。

乔雯

沈先生，这边是您预约的独立观景区。窗帘、温度和背景音乐都可以在平板上调整。

沈恪

太麻烦你了。其实我要求不高，安静就行。

他嘴上说“不高”，手指已经点开控制面板。

沈恪（续）

二十二度有一点冷。二十四吧。香氛能关吗？我对人工气味比较敏感。窗帘不要全开，阳光会反在屏幕上。

乔雯一项项调整。

沈恪站在她身后，没有帮忙，只在每个设置完成后轻声说“谢谢”。

沈恪

对了，咖啡不要酸。杯子如果有金边最好，没有也没关系。

乔雯

我去确认。

沈恪

真的不用特意跑一趟。

乔雯已经转身去办。

她经过 ALEX 时，脚步停了一下。

乔雯的目光落在 ALEX 卡住的皮箱轮子上。

她没有问，俯身把皮箱前端抬过门槛，再继续走。

沈恪目送她离开。

脸上的笑维持了两秒。

然后，他松开领口最上方的扣子，坐到观景区唯一一张单人沙发上。

他对 ALEX 说，声音里甚至有一点真诚的遗憾。

沈恪

这里什么都好。

他望向乔雯消失的方向。

沈恪（续）

如果能让我一个人看会儿风景，不总有人过来问需不需要，就更好了。

ALEX 看向他手里的平板。

屏幕上显示：

“呼叫服务：已使用 4 次。”

沈恪注意到 ALEX 的视线，把平板扣在膝盖上。

沈恪

第一次来？

ALEX

嗯。

沈恪站起，礼貌地让出通往电梯的路。

他的公文包却横放在沙发旁，刚好挡住 ALEX 的皮箱。

沈恪

女士优先。

ALEX 提起皮箱，绕过他的包。

腕带震动。

候选 008：沈恪

谦逊 / 审美稳定 / 尊重女性 / 对生活品质有要求

即时评价：服务意愿偏低

ALEX 回头。

沈恪正打开投诉页面，在“服务人员存在感过强”后打了五个字：

“建议加强培训。”

INT. 新生大厦电梯厅 - 连续

电梯门将要合拢。

一只运动鞋卡进门缝。

陈熙，28 岁，瘦、白、戴着细框眼镜，怀里抱着三层鸡蛋托盘、一只两升保温杯和一个塞得鼓起的健身包。

每一枚鸡蛋上都用蓝笔写着日期和数字。

陈熙

不好意思，等一下，等一下——

ALEX 按住开门键。

陈熙侧身挤进来。健身包的金属扣撞到 ALEX 手肘。

陈熙先低头检查最上层鸡蛋。

确认没裂，他才抬头。

陈熙

你没事吧？

ALEX 揉手肘。

陈熙已经把最上面一托鸡蛋塞进他怀里。

陈熙（续）

帮我拿十秒。我鞋带开了。

他蹲下系鞋带，动作不慌不忙。

ALEX 抱着三十枚鸡蛋，皮箱还卡在电梯门口。

门再次合拢，夹住皮箱拉杆。

ALEX 用脚去勾。

陈熙头也不抬。

陈熙

别晃，土鸡蛋壳薄。

ALEX 只好先护住鸡蛋。

门夹了两次才弹开。

角落里，N-17 推着清洁车。她五十多岁，头发用一次性网帽压住，右手食指缠着旧创可贴。她伸出拖把杆，把皮箱顶进来。

陈熙系好鞋带，站起。

陈熙

谢谢啊。

他没有马上接回鸡蛋，而是拧开保温杯闻了一下。

陈熙（续）

我妈早上四点煮的。六个蛋白，两个全蛋，剩下的下午吃。

ALEX

你每天带三十个？

陈熙

不是都我吃。办公室的人也分一点。

这听起来像慷慨。

陈熙拿回最上层托盘，把另外两层继续留在 ALEX 怀里。

他按下通话耳机。

陈熙

妈，我到了。

电话那头的女人声音洪亮，电梯里每个人都听得见。

母亲（电话）

保温杯别放地上，地上凉。鸡蛋先吃带“1”的，那几个小。

陈熙低头核对蛋壳上的数字。

陈熙

知道。你不用每天起那么早。

母亲（电话）

不煮你就不吃。

陈熙笑，带着一种被照顾惯了的无奈。

陈熙

我都二十八了。

母亲（电话）

二十八也得吃饭。

电梯里有人轻轻笑。

陈熙也笑。他显然真心喜欢这份照顾。

母亲（电话）

衬衫领子我给你缝了。晚上拿回来，袖口还有一点开线。

陈熙

好。你别碰洗衣机，等我回去弄。

他这句体贴说得很自然。

下一秒，他用下巴指示 ALEX。

陈熙

（对 ALEX）

二十七层，麻烦按一下。

ALEX 两只手都抱着鸡蛋。

陈熙这才反应过来，笑得很不好意思。

陈熙

你看我。忘了你手上也有东西。

他仍没有拿走鸡蛋，而是自己伸长手去按。

电梯突然轻微下坠。

最上层一枚鸡蛋滚出托盘。

陈熙扑过去接。

他的肩膀撞开 ALEX。

ALEX 后背磕在扶手上。

鸡蛋落地。

啪。

蛋黄在银色地面缓慢铺开，中央完整，边缘透明，像一枚被放大的卵细胞。

陈熙蹲下，先把周围未破的鸡蛋一枚枚扶正。

陈熙

这个是我妈从乡下带的。

他用纸巾捏起碎壳，手忙脚乱，却只把蛋液推得更开。

N-17 拉开清洁车抽屉，戴上手套。

陈熙立刻往旁边让。

陈熙（续）

阿姨，麻烦你。小心一点，别让别人滑倒。

N-17 跪下刮蛋液。

一小片碎壳划破她创可贴边缘。血从指尖渗出来，混进蛋清里。

陈熙没有看见。他从 ALEX 手里接回两层托盘，仔细数。

陈熙

二十九个。还好。

他抬头，终于看到 ALEX 揉着后背。

陈熙（续）

刚才撞疼了？

ALEX

你先看的蛋。

陈熙愣了一下。

陈熙

蛋裂了就没了。人撞一下，揉揉就好。

他意识到这话听起来不对，马上补上一句。

陈熙（续）

我不是说蛋比人重要。

电梯到达二十七层。

门开。

陈熙抱着鸡蛋出去，又回头，把保温杯夹在腋下，腾出一只手按住开门键。

陈熙

你箱子先出去，别又夹了。

他是真的在帮忙。

ALEX 拖出皮箱。

陈熙

你早上吃了吗？女孩子别老空腹，对以后不好。

ALEX

什么以后？

陈熙

就……以后。

他看了一眼 ALEX 的腹部，立刻礼貌地移开。

电梯门关上。

腕带亮起：

候选 024：陈熙

孝顺 / 自律 / 温和 / 家庭观念强 / 愿意分担家务

即时评价：照护潜力 +11

N-17 仍蹲在地上。

她把沾血的创可贴撕下来，与蛋壳一起扔进垃圾袋。

N-17

你的标签也沾上了。

ALEX 低头。

“照护潜力 +11”贴在他小臂上，边缘正像胶纸一样翘起。

他用指甲抠。

抠不下来。

INT. 新生大厦二十八层开放办公室 - 上午

一排排半透明隔断铺满整层。

从高处看，每个工位像一个小房间，也像显微镜下密集的细胞。圆形台灯整齐亮着，形成无数发光的卵。

ALEX 的腕带指引他走向“LENA”的工位。

桌面上摆着一只掉漆的金属笔盒、一张上海美术学院招生简章，以及一杯已经凉透的黑咖啡。

电脑旁贴着便签：

“7月14日，19:20，东站。不要再退票。”

ALEX 盯着便签。

一个男人从隔断另一侧探头。

梁昊，29岁，衬衫袖口卷得刚好，笑起来有一点少年气。他手里端着一杯热水，杯底垫了两张纸巾，怕烫坏桌面。

梁昊

你终于来了。

他把热水放到 ALEX 左手边，又把凉咖啡挪到右边。

梁昊（续）

红糖没了，我加了两勺白糖。你今天应该会不舒服。

ALEX

“应该”？

梁昊

你上个月十三号请的假。

他说得像记住一个生日。

ALEX 下意识后退半步。

梁昊没有察觉。他伸手从 ALEX 肩头捻起一根头发。

梁昊

掉得有点多。是不是最近压力大？

他把头发缠在指尖，顺手弹进垃圾桶。

动作亲密、自然，仿佛已经做过很多次。

ALEX

别碰我。

梁昊的手停住。

他没有生气，反而立刻举起双手。

梁昊

好。对不起。

他后退了半步。

这句道歉太合格，ALEX 一时找不到继续发作的位置。

梁昊拉过旁边的椅子，坐下。椅子与 ALEX 保持了礼貌距离。

梁昊

罗经理早上问你三次。我替你说地铁故障。

ALEX

我坐出租车来的。

梁昊

那我总不能说你迟到没理由。

他笑了笑，像刚替 ALEX 挡过一颗子弹。

电脑自动解锁。

屏幕上是一份十二页报告：

《第三季度候选转化与女性稳定性分析》

第七到第十页空白。负责人栏写着：梁昊。

梁昊把自己的 U 盘插进电脑。

梁昊

我那四页数据还没落表。你先帮我排进去，图我晚上补。

ALEX

为什么是我？

梁昊

你排版比我好。

ALEX

这是你的工作。

梁昊停了一下。

他没有立刻用“团队”压人，而是低头搓了搓拇指上的倒刺。

梁昊

我昨晚陪我爸去医院，回来两点。

这是真话。手机屏幕上有医院缴费记录。

梁昊（续）

我本来想早上做，罗经理又临时让我接客户。

ALEX 看他。

梁昊抬眼，语气轻下来。

梁昊（续）

帮我一次。我欠你。

他拿过 ALEX 的鼠标，打开自己的数据表。移动鼠标时，手背蹭过 ALEX 的手。

ALEX 抽回。

梁昊立刻松开鼠标。

梁昊（续）

我真不是故意的。

远处，年轻男实习生小杜抱着卡纸的打印机托盘走来。

小杜

Lena 姐，这个又坏了。

ALEX

找行政。

小杜

行政说让我们先自己弄。你上次一下就弄好了。

他把托盘放在 ALEX 桌上，没等回答就接起电话走开。

梁昊看着小杜背影，替 ALEX 不平。

梁昊

他们就知道找你。

ALEX

你也是。

梁昊一愣，笑容没有完全退去。

梁昊

我跟他们不一样。

ALEX

哪儿不一样？

梁昊想了想。

梁昊

我会记得。

他说完，指了指热水。

ALEX 看见杯底的糖还没有融化。两勺糖沉在水底，形成一层白色沙地。
梁昊起身。

梁昊

我去接客户。你不想做就放着，真没事。

他走了两步，又回头。

梁昊（续）

但是十一点开会。罗经理问起来，我自己扛。

他说“自己扛”时，没有拿走 U 盘，也没有拿走空白报告。

腕带亮起：

候选 061：梁昊

体贴 / 情绪价值高 / 重视家庭 / 团队意识强

即时评价：合作意愿不足

ALEX 坐下。

左边是梁昊的四页空白。

右边是卡住的打印机托盘。

桌角是 19:20 的火车便签。

时钟显示 10:18。

INTERACTIVE CHOICE 2:

- A. 帮梁昊完成四页，保住会议进度。
- B. 只完成自己的部分，并把缺失页标明负责人。
- C. 暂不处理报告，先调查 LENA 的火车票和个人档案。

STANDARD PATH: B，随后触发 C 的部分调查线索。

ALEX 拉开抽屉找订书机。

抽屉里没有办公用品。

里面整齐放着几支油画笔、一块干掉的群青颜料和半张被撕掉的火车票。

票面只剩：

“上海——”

发车时间：1997 年 7 月 14 日 19:20。

ALEX 把票和便签放在一起。

两者吻合。

他翻开桌上的金属笔盒。

笔盒底部刻着一个名字：

LENA。

ALEX 的手停住。

办公桌黑色屏幕反光里，不再是一个陌生女人。

那张脸与照片上的年轻 LENA 完全重合。

ALEX 后退，撞翻椅子。

周围没有人抬头。办公室的键盘声仍整齐地响着。

INT. 复印室 - 稍后

ALEX 把报告的第七至第十页单独打印出来，第一页顶部加了一行：

“待负责人梁昊补充。”

打印机吞纸。

他打开侧盖。里面卡着一张揉皱的候选登记表。

表上是沈恪的照片。

优点栏：

礼貌、克制、尊重私人空间。

风险栏为空。

打印机后方，一个男同事一边喝水一边等。

男同事

还是得你们女生来。我们一拆机器就更坏。

ALEX 的手沾上墨粉。

男同事没有帮忙。他把自己的文件放到机器顶上。

男同事（续）

顺便帮我印两份，双面。谢谢。

ALEX 关上侧盖。

机器重新启动。

他拿起男同事的文件，递回他怀里。

ALEX

会按绿色键吗？

男同事笑，觉得 ALEX 在开玩笑。

男同事

今天心情不好？

ALEX 没有笑。

男同事的笑慢慢收回去。

INT. 会议室 - 中午

玻璃会议室像一个透明盒子。

长桌两侧坐着七个男人。乔雯是唯一的女客户经理，坐在门边，膝上放着记事本。

罗经理，45 岁，讲话慢，善于把命令说成共识。他把 ALEX 安排在投影屏幕旁。

罗经理

Lena，你字好，会议纪要还是你来。

ALEX

乔经理已经在记。

罗经理

她要负责客户，不一样。

乔雯抬眼，没说话。

沈恪坐在客户席。他面前摆着金边咖啡杯。

他尝了一口，微微皱眉，立刻又把表情压平。

沈恪

咖啡很好。就是稍微有一点酸，但没关系。

乔雯写下一笔。

沈恪

真的没关系。

她又写下一笔。

梁昊最后一个进来。他把两盒药放在 ALEX 面前。

梁昊

你不是头疼吗？

会议室里有人看过来。

ALEX

我没说头疼。

梁昊压低声音。

梁昊

你脸色很差。

他把药推近一点，动作体贴，也让所有人都看见 ALEX “状态不好”。

罗经理开始会议。

投影翻到第七页。

空白。

罗经理的手停在翻页器上。

罗经理

这几页呢？

ALEX

负责人还没有补充。

梁昊看向屏幕。页面顶部清楚写着他的名字。

梁昊

我昨晚把数据口径给 Lena 了，可能我们沟通有偏差。

ALEX

你只给了 U 盘，没有数据。

梁昊

U 盘里有原始表。

ALEX

原始表有三千六百行，字段没有定义。

梁昊笑了一下，试图把气氛拉回“同事间的小摩擦”。

梁昊

所以我说我们一起梳理。

ALEX

你说的是“帮我排进去”。

会议室安静。

罗经理把翻页器放下。

罗经理

问题不是谁说过哪句话。

他看向 ALEX。

罗经理（续）

问题是客户在这里，我们内部没有形成一个声音。

沈恪立刻摆手。

沈恪

没关系，我不介意看到真实的工作状态。

他说得宽容。

下一秒，他把杯子朝乔雯的方向推了两厘米。

乔雯正在记录，没有看见。

他又推了一次。

杯底在桌面发出轻响。

ALEX 看见了。

沈恪对乔雯微笑。

沈恪

不好意思，方便续一点热水吗？

乔雯刚站起，罗经理先开口。

罗经理

Lena，你顺手。

热水壶就在沈恪右手边。

ALEX 没有动。

罗经理

怎么了？

ALEX

壶在沈先生手边。

沈恪看了看水壶，又看了看 ALEX。

他仍然很有礼貌。

沈恪

我自己来当然可以。

他说着，没有拿。

空气停了一秒。

乔雯起身，替他续水。

沈恪双手扶杯，向她点头。

沈恪

麻烦你了。

罗经理继续会议，像刚才什么都没发生。

ALEX 低头。

腕带快速新增标签：

服务意识 -8

情绪稳定 -6

公开冲突 +10

女性协作风险 +13

文字从腕带向上爬，贴满小臂。

梁昊在桌下轻轻碰了一下 ALEX 的膝盖。

ALEX 立刻挪开。

梁昊用只有两个人听见的声音说：

梁昊

先把会开完。

ALEX

你的手。

梁昊

我没碰你。

他确实已经收回了。

会议继续。

沈恪翻到报告最后一页。

沈恪

整体很好。我只有一个很小的建议。

所有人等他。

沈恪

你们强调“女性自主选择”，这个方向非常先进。

他顿了顿。

沈恪（续）

但选项太多，会增加女性焦虑。最好由系统先筛掉不适合的，再让她们在合适范围里自由决定。

罗经理点头，记下。

罗经理

有道理。自由也需要效率。

屏幕上出现新的企业文案：

“女性拥有选择权。选择范围由系统提供。”

ALEX 盯着那句话。

会议室的玻璃墙后，成百上千名女性在工位间移动。每个人手臂上都贴满透明标签。

INT. 会议室外走廊 - 会后

门刚关上，梁昊就追出来。

他没有发火。他先把那盒头痛药塞回口袋，动作带着被拒绝后的难堪。

梁昊

我真的陪我爸到两点。

ALEX

我相信。

梁昊没想到这个回答。

ALEX（续）

那四页还是你的。

梁昊

我不是不做。我只是觉得你能帮我。

ALEX

你为什么觉得？

梁昊

因为我们关系好。

ALEX

好到你可以碰我，记我的周期，把工作放我桌上？

梁昊的脸涨红。

他看了一眼四周，压低声音。

梁昊

你一定要把每件事都说得这么难听吗？

ALEX

哪件是假的？

梁昊沉默。

一名同事从旁边经过。梁昊立即侧身让路，还替对方扶住玻璃门。

同事走远。

梁昊重新看向 ALEX。

梁昊

我对你好，也有错？

ALEX

你对我好的时候，成本都很低。

梁昊苦笑。

梁昊

所以现在连一杯热水也要算成本。

ALEX

四页报告呢？

梁昊的笑消失。

他终于伸手抓住 ALEX 的手腕。

不是很用力，但刚好压在那些标签上。

梁昊

我今天已经够累了。

ALEX 看着他的手。

梁昊也顺着视线看下去。

他松开。

ALEX

你累的时候，希望别人理解。

梁昊

这不是很正常吗？

ALEX

她累的时候呢？

梁昊

谁？

ALEX 看向自己在玻璃里的女人脸。

他没有回答。

梁昊整理袖口。

梁昊

你今天不像你。

ALEX

你认识的“我”，是什么样？

梁昊想了很久。

梁昊

不会让人这么难堪。

他转身离开。

腕带新增：

亲密关系适配度 -15。

INT. 女性卫生间 - 中午

ALEX 冲进隔间，反锁。

他背靠门板，呼吸急促。

裙子后侧有一小片暗红。

他看了很久才明白那是什么。

腕带弹出提示：

“生理期记录异常。成熟窗口可能提前关闭。”

ALEX 慌乱地翻包。

钱包、画笔、退了一半的火车票、一本红皮笔记本。

没有卫生用品。

隔壁传来包装袋撕开的声音。

一只手从隔板下伸过来，递进一片卫生巾。

没有人问他为什么没有，也没有人笑。

ALEX 接住。

ALEX

谢谢。

隔壁女人

嗯。

只有一个字。

ALEX 低头研究包装，撕错了方向。粘胶贴在手指上，越扯越乱。

隔壁女人穿好鞋离开。临走前，她把第二片放在洗手台边。

ALEX 出来时，卫生间已经空了。

他站在镜子前，用冷水洗手。

镜子里的 LENA 脸色苍白，额前出汗。

ALEX 抬手碰镜面。

镜中人的动作慢了半拍。

下一秒，镜里出现的是男性 ALEX。

他赤裸上身，太阳穴流血，站在现实卧室的冷蓝光里。

ALEX 猛地后退。

镜子恢复 LENA。

水池旁的第二片卫生巾上，印着新生大厦的标志。

背面写着一行小字：

“成熟不因出血暂停。”

隔间里传来刮擦声。

N-17 跪在地上，用小刮片清理一枚粘在瓷砖上的透明标签。

标签写着：

“情绪化。”

ALEX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N-17 把标签卷成一小团，扔进垃圾袋。

N-17

二十八层女厕。

ALEX

我不是她。

N-17 擦干刮片。

N-17

镜子里的人都这么说过。

ALEX 掏出火车票。

ALEX

Lena 是谁？

N-17 看了一眼票。

她没有回答，推着清洁车向最里面的隔间走。

那间隔间门上贴着“维修中”。

N-17 用钥匙打开。

里面没有马桶。

只有一部向下的货梯。

N-17

十九点二十的车，再不快就赶不上了。

ALEX

现在几点？

N-17 看向他的腕带。

成熟窗口：03:06:41。

N-17

你们这里，时间不看钟。

她推车进去。

ALEX 跟上。

INT. 货梯 / 服务通道 - 连续

货梯缓慢下降。

金属墙面逐渐变成暗红色的柔软组织。灯光一圈圈向下收缩，像有规律的肌肉运动。

清洁车轮子压过地面，发出湿润的声音。

ALEX 看见垃圾袋里装满透明标签：

懂事、难相处、顾家、事业心太强、太挑、好说话、没有女人味、母性不足。

有些互相矛盾。

ALEX

这些是谁的？

N-17

掉下来的。

ALEX

怎么掉？

N-17

磨久了。

货梯停下。

门外是一条巨大的弧形通道。两侧排列着无数椭圆形档案舱，像一串发光卵泡。

INT. 候选档案层 - 不明

档案舱延伸到看不见的远处。

每一只舱门上都有男性照片、编号和评分。

017，周建国。

008，沈恪。

024，陈熙。

061，梁昊。

他们白天说过的话被剪成温和的宣传片，在舱门屏幕上循环：

老周替 ALEX 修轮子。

沈恪双手接过咖啡，说“麻烦你”。

陈熙说“我妈就是操心”。

梁昊把热水放到桌上。

所有不舒服的部分都被删掉。

系统女声从通道上方响起。

系统女声

LENA，22 岁。候选接触已完成。请在成熟窗口关闭前，确认长期适配对象。

一块屏幕从地面升起。

四份候选卡并排展开。

017：保护欲强，家庭责任感高。

风险说明：表达直接。

008：尊重女性，情绪稳定，生活品质高。

风险说明：对服务有明确标准。

024：孝顺、自律、愿意组建家庭。

风险说明：与原生家庭联系紧密。

061：体贴、善于沟通、重视伴侣感受。

风险说明：工作压力较大。

屏幕底部写着：

“候选人均存在可接受缺陷。请选择您愿意共同成长的一项。”

ALEX 看着那些被改写的词。

ALEX

没有“都不要”？

系统女声

您拥有充分选择权。

屏幕亮起四个按钮。

没有拒绝。

ALEX

这不叫选择。

系统女声

未在系统范围内完成选择，将视为自愿放弃成熟窗口。

另一只档案舱忽然亮起。

编号 003。

照片区域一片空白。

状态：历史匹配对象。

备注：数据缺失，长期稳定性未知，成功妊娠概率 81%。

ALEX 走近。

舱门感应到他的腕带，缓慢打开。

里面没有男人。

只有一间 1997 年的画室。

INT. 记忆画室 - 1997 年 7 月 14 日 - 下午

阳光从高窗斜进来。空气里漂着油画颜料和松节油的味道。

真正的 LENA，22 岁，穿一条沾满颜料的牛仔裤，站在画布前。

她与 ALEX 此刻使用的身体一模一样。

只是她的动作更松，肩膀没有习惯性收紧。

地上放着行李箱。轮子完好。

桌上是一张完整火车票：

19:20，前往上海。

LENA 在画布上补最后一块蓝色。

电话响。

她看着号码，没有马上接。

电话持续响。

她用沾着蓝颜料的手背蹭了蹭鼻子，接起。

男人（电话）

你还真要走？

LENA

票买了。

男人（电话）

我不是不支持你。

LENA 闭上眼。

这句话她显然听过很多次。

男人（电话，续）

我只是觉得你现在身体这样，一个人去上海不现实。

LENA

医生说还不能确定。

男人（电话）

那也不能当没发生。

LENA 望向画室角落。

那里放着一只药店纸袋，露出验孕棒的白色包装。

男人（电话）

我妈说可以先住她那儿。她会照顾你。画什么时候不能画？

LENA

你呢？

电话那边停顿。

男人（电话）

我当然也会照顾。

LENA

怎么照顾？

男人没有立刻回答。

窗外传来火车汽笛。

男人（电话）

你为什么非要现在问这么细？

LENA 笑了一下。

不是开心。是终于听见了答案。

她挂断电话。

ALEX 站在她身后，试图靠近。

LENA 看不见他。

她收拾画笔。每一支都洗得很慢。

洗到第三支，她突然把水龙头关掉。

画室安静下来。

她拿起火车票，又放下。

拿起药店纸袋，又放下。

她走到窗边，看楼下拖着行李的人群。

ALEX

去。

LENA 没有反应。

ALEX 更靠近。

ALEX（续）

你去上海。

LENA 打开红皮笔记本。

页面上是她自己的字：

“7月12日：买票。”

“7月13日：两条线。”

“7月14日：还没有退。”

她在第三行后面停了很久。

门外有人敲门。

房东（门外）

Lena，楼下出租车到了。走不走？司机催了。

LENA 看着火车票。

她把它夹进笔记本。

ALEX 松了一口气。

LENA 却没有拿行李。

她先走到画布前，把那幅未干的画从画架上取下来。

画面是一间冷暖分割的卧室。左侧一盏圆灯，右侧一扇蓝色窗户。

与 ALEX 现实中的卧室一模一样。

LENA 用白布盖住画。

ALEX 的脸色变了。

ALEX

你认识我？

LENA 当然听不见。

她翻到笔记本后面。

后面的页面快速变化。

1998 年。

一张婴儿照片夹在页中。婴儿耳后有一枚月牙形胎记。

2001 年。

“他今天第一次叫我妈妈。高兴是真的。画具发霉也是真的。”

2003 年。

“他发烧一整夜。我希望疼的是我。早上又梦见那趟火车。”

2005 年。

“我不是后悔他。我只是偶尔想念那个没有成为母亲的我。”

最后一页，墨水被水晕开：

“如果他长大以后问，我会不会为了他再选一次，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ALEX 伸手触摸那行字。

纸面下传来心跳。

咚。

画室四壁开始渗水。

系统女声

历史匹配对象 003 可保证现有生命记录。请确认。

LENA 的身影冻结。

她一只手按在火车票上，另一只手按在腹部。

ALEX 站在她两种人生之间。

INT. 选择大厅 - 不明

画室被拉开，变成一座巨大的白色大厅。

地面是一面浅水。每走一步，水下就亮起一段 ALEX 的人生：

五岁，LENA 背他上楼。

十岁，福利院门口。

十五岁，缝好的书包。

二十四岁，现实卧室里的 MIRA。

大厅中央有一座天平。

左侧托盘放着 ALEX 的生命档案。

右侧托盘放着 LENA 的火车票。

系统女声

请选择。

ALEX 走向天平。

他先拿起自己的档案。

档案很厚，里面塞满他记得的一切。

他翻开第一页。

出生证明母亲栏：LENA。

父亲栏：空白。

ALEX 看向 003 舱门。

ALEX

他是谁？

系统女声

不影响结果。

ALEX

对谁不影响？

系统女声

对现有生命记录。

ALEX 忽然明白。

这套系统从来不在乎男人是谁。

它只在乎女人是否留下，是否怀孕，是否完成一条可被登记的生命路径。

四面墙亮起无数女性档案。

每份档案最后都有相同的句子：

“后续对子女产生稳定情感，视为前期选择有效。”

ALEX 盯着这句话。

ALEX

她后来爱我，不代表她当时同意。

系统女声

情感结果已验证选择合理性。

ALEX

结果不能替以前的人签字。

大厅第一次安静。

N-17 推着清洁车从黑暗里出现。

她走到天平旁，开始擦拭托盘上的指纹。

ALEX

你见过多少人选？

N-17

每天。

ALEX

有人选自己吗？

N-17

都选自己。

她抬头看他。

N-17（续）

只是有的人把“自己”算得很小。

ALEX 看向 LENA 的火车票。

INTERACTIVE CHOICE 3:

- A. 选择 003，保存 ALEX 现有生命记录。
- B. 选择评分最高的候选人，改写父系路径。
- C. 选择“不匹配”，把决定权退回 LENA。

STANDARD ENDING: C

屏幕没有“不匹配”按钮。

ALEX 把手伸进自己的腕带边缘。

透明材料像皮肤一样黏住他。

他用力撕。

第一下，只撕开一小道口子。

鲜血沿手腕流下。

第二下，腕带里的文字全部失控：

难相处、照护潜力、服务意识、事业风险、亲密关系适配度。

它们爬满他的手背。

N-17 没有帮忙。

她把清洁车推到墙边，露出后方一只红色紧急把手。

N-17

每层都有。

ALEX 看她。

N-17

大家总等系统开门。

ALEX 抓住红色把手，向下拉。

警报响起。

大厅四周的候选按钮一个接一个熄灭。

ALEX 把自己的生命档案从天平左侧拿起。

档案中的照片开始褪色。

五岁的他消失。

十岁的他消失。

MIRA 的脸也变得模糊。

ALEX 握紧档案。

他害怕。

这种害怕不是观点，是身体。膝盖发抖，手指不肯松开。

N-17 继续擦天平，没有催。

ALEX 看见档案夹层里掉出一张小纸条。

是 LENA 的字：

“他不欠我一条更好的人生。我也不欠他我的全部。”

ALEX 读完，把纸条放回去。

他把整份生命档案放进右侧托盘，与火车票叠在一起。

然后，他抬起天平中央的锁扣。

两个托盘同时落入水中。

系统女声

警告。现有生命记录将失去历史支撑。

ALEX

那就别拿她撑。

他按下“确认”。

大厅熄灭。

水下最后亮起的，是现实卧室。

MIRA 站在门口。

ALEX 仍挡在门前。

画面冻结。

SEQUENCE B' | 返回：同一条路，位置变了

INT. 候选档案层 - 连续

档案舱开始一只只爆开。

没有火。里面涌出大量纸张、火车票、检查单、情书、辞职信和未完成的画。

它们卷成一股白色洪流，冲向服务通道。

ALEX 被水和纸推着往回跑。

他经过 017、008、024、061 的舱门。

那些被剪掉的画面全部恢复：

老周锁门。

沈恪按下第五次服务铃。

陈熙先数鸡蛋。

梁昊把自己的 U 盘留在 LENA 桌上。

候选评分飞快下降，又飞快上升，系统无法决定该如何命名他们。

INT. 货梯 - 上升中

货梯超载报警。

N-17 把清洁车推到门边，用脚抵住滑轮。

ALEX 帮她抬起车头。

垃圾袋裂开。

成百上千个标签飘满电梯。

“懂事”贴到 ALEX 嘴上。

“情绪化”贴到他额头。

“母性不足”贴到他腹部。

他一张张撕掉。

N-17 没有撕自己的。

ALEX

你的呢？

N-17

下班再说。

货梯门打开。

INT. 女性卫生间 / 走廊 - 连续

办公室警报大作。

人群向电梯口涌。

ALEX 从卫生间出来，裙子后面的血迹仍在。

刚才递卫生巾的女人从人群中经过。她把自己的西装外套脱下，系在 ALEX 腰间。

仍然没有问。

ALEX 抓住她手腕。

ALEX

叫什么？

女人

周雯。

ALEX 看向会议室。

原来她就是那位一直在门边记录的行政，和乔雯只差一个字，却从没人叫过她的名字。

周雯被人流带走。

INT. 开放办公室 - 连续

梁昊正在收拾文件。

他把 ALEX 桌上的红糖水倒掉，杯底未融的糖粘成一块。

看到 ALEX，他走过来。

梁昊

刚才是我语气不好。

他递上已经补完的四页报告。

梁昊（续）

我自己做了。

ALEX 接过。

页脚写着：

“撰写：梁昊、LENA。”

ALEX 拿起笔，划掉 LENA。

梁昊看着那条线。

梁昊

有必要吗？

ALEX 把报告还给他。

ALEX

你做的，就写你。

梁昊

我是在给你留成绩。

ALEX

我没做。

梁昊想反驳，又看见 ALEX 腰间的外套和血迹。

他移开视线。

梁昊

你要不要先回去？我可以跟罗经理说。

这一次，他的关心没有附带请求。

ALEX

好。

梁昊愣住。

ALEX 拖起皮箱离开。

他没有因为看见一点真心，就把前面的事全部改写。

INT. 电梯 - 下降中

电梯里又是陈熙、N-17 和三层鸡蛋。

仿佛时间回到早上。

陈熙仍在电话里听母亲叮嘱。

母亲（电话）

晚上的鸡胸肉拿出来化冻。别又让你爸忘了。

陈熙

知道。我回去做。

他看见 ALEX 进来，主动往旁边挪。

陈熙

你先。

皮箱轮子卡在门缝。

陈熙抱着鸡蛋，伸脚去挡。

最上层又有一枚蛋滚落。

他条件反射地扑向蛋。

同时，N-17 的清洁车因电梯震动向后滑。

ALEX 可以接蛋，也可以拉车。

他一把抓住清洁车。

鸡蛋落地。

啪。

陈熙跪下，捧起破蛋，脸上是真实的心疼。

陈熙

这是最后一个带“7”的。

N-17 的车稳住。

ALEX 看见她旧创可贴下面的伤口又裂开。

他从包里拿出刚才剩下的卫生巾，撕下一小段无菌包装，替她临时包住手指。

动作笨拙，但他先问了一句。

ALEX

可以吗？

N-17 点头。

陈熙抬头看他们。

他把碎蛋放进纸巾，安静了几秒。

陈熙

我妈会问。

ALEX

你可以告诉她，碎了。

陈熙

她会觉得我没照顾好。

ALEX

那是一个蛋。

陈熙看着手里的蛋黄。

陈熙

她四点起来煮的。

这句话让 ALEX 停住。

他看见的不是“妈宝男”三个字，而是另一个女人凌晨四点的厨房。

电梯门开。

陈熙把剩下的鸡蛋抱紧，走出去。

临出门，他回头对 N-17 说：

陈熙

阿姨，你手要不要去医务室？

N-17

下班再说。

门关上。

INT. 新生大厦大堂 - 连续

警报没有影响沈恪。

他仍坐在观景区，窗帘、温度、音乐都已按要求调整。

乔雯端来第二杯咖啡。

沈恪双手接过。

沈恪

真的太麻烦你了。

乔雯

这是最后一杯。系统要关闭了。

沈恪

当然，当然。你们先处理。

乔雯转身。

沈恪尝一口，叫住她。

沈恪（续）

不好意思。

乔雯停下。

沈恪

这杯不酸了，但是有一点烫。

他脸上的歉意完全真实。

乔雯看着他。

几秒后，她把隔热杯垫推到他手边。

乔雯

等凉。

她第一次没有替他处理。

沈恪微微张口。

乔雯已经离开。

沈恪转向 ALEX，像需要一个旁观者证明自己没有错。

沈恪

我只是提醒一下。

ALEX

嗯。

沈恪

她今天情绪可能不太好。

ALEX 看着他。

沈恪被看得不自在，低头打开投诉页面。

他想写什么。

手指停在输入框上。

最后，他退出了。

这不是悔悟。更像暂时不想麻烦。

EXT. 新生大厦门前 - 黄昏

城市天色迅速变暗。

高架桥开始像肌肉一样收缩。大楼的圆窗一盏盏熄灭。

ALEX 拖着皮箱走到路边。

旧轮子彻底脱落，滚进排水沟。

一辆红色出租车停下。

老周摇下车窗。

老周

又是你。

ALEX 没有上车。

老周下车，看了一眼坏掉的轮子。

老周

我就说临时的。

他打开后备箱，拿出工具箱。

ALEX

不用修了。

老周已经蹲下。

老周

不修你怎么走？

ALEX

提着。

老周抬头。

ALEX 没有发火，也没有解释。

老周停了停，把工具放回去。

老周

行。你自己决定。

他说这句话时明显不习惯。

ALEX 上车。

INT. 出租车 - 行驶中 - 黄昏

路线与清晨相反。

同一条隧道、同一串木珠、同一张女儿的毕业照。

这一次，车门没有上锁。

老周没有问地址。他看腕带上的“东站”导航。

沉默持续了一段路。

手机响。

还是女儿。

老周按下免提。

女儿（电话）

爸，我拿到深圳的 offer 了。

老周握方向盘的手收紧。

老周
深圳？你什么时候投的？

女儿（电话）
上个月。

老周
你怎么没跟我商量？

女儿（电话）
我现在告诉你。

老周
这叫通知，不叫商量。

前方一辆车慢吞吞并线。

老周抬手要按喇叭。

他看见后视镜里的 ALEX。

手停在半空。

他把速度降下来，让对方先走。

老周
一个女孩子跑那么远，人生地不熟——

女儿（电话）
爸。

老周闭嘴。

车里只剩轮胎压过湿路的声音。

老周透过后视镜看 ALEX。

老周
你觉得呢？

ALEX
你问她。

老周
我这不是正在问？

ALEX
你在说。

老周的脸沉下来。

女儿在电话那边没有出声。

隧道尽头的光越来越窄。

老周终于问：

老周
你想去吗？

女儿（电话）

想。

老周舔了一下干裂的嘴唇。

老周

住哪儿？公司管不管？工资够不够？

他的盘问又要开始。

他自己也意识到了。

老周把后半句咽回去。

老周（续）

到了发个消息。

女儿（电话）

好。

电话挂断。

老周把手机扣在仪表台上。

过了一会儿，他说：

老周

她小时候走路都要我牵。

ALEX 看着车窗外倒退的城市。

ALEX

现在会走了。

老周没有回答。

他开到东站，把计价器按停。

ALEX 准备下车。

老周从扶手缝里取出早上的名片。

他没有递给 ALEX。

他把名片撕成两半，扔进门边垃圾格。

老周

以后坐正规平台。

ALEX

你不是正规平台？

老周

我是。

他笑了一下。

老周（续）

也别谁的号码都存。

ALEX 下车。

老周替他把皮箱从后备箱取出来。这次，他没有碰轮子，也没有把名片塞回去。
远处广播响起。

广播女声

19 点 20 分，开往上海方向的列车即将停止检票。

ALEX 看向站内时钟。

19:17。

他提起没有轮子的皮箱，向检票口跑。

EXT. 车站站台 - 黄昏

站台尽头停着一列银白色列车。

车门像一道正在闭合的缝。

ALEX 跑过人群。

高跟鞋妨碍他。他脱下一只，另一只也甩掉，赤脚踩在冰冷地面上。

腕带倒计时：

00:00:11。

车门开始关闭。

ALEX 把皮箱扔进去，自己侧身挤过门缝。

最后一秒，他回头。

站台上的所有人都静止了。

N-17 站在人群最远处，仍推着清洁车。

她没有挥手。

她只是把红色紧急把手重新推回原位。

车门合上。

腕带归零。

整个世界像被一只眼睛闭上。

SEQUENCE A' | 卧室：同一句话，答案不再是占有

INT. 卧室 - 夜

MIRA 把黑色领带从 ALEX 眼睛上摘下来。

时间回到陨石坠落前。

床头灯完整地亮着。

窗外那一点白光仍在云层后，尚未靠近。

MIRA 俯在他耳边。

MIRA

我在想，你现在到底在哪儿。

ALEX 睁眼。

这一次，他没有立刻笑。

他的手还放在 MIRA 腰上。掌心下面是一个真实的人，而不是通往安慰的入口。

智能表在地上震动。

“昨晚你走以后，我一直没睡。”

ALEX 看见消息。

MIRA 顺着他的目光，也看见了。

房间没有爆炸。

没有任何东西替他打断这一秒。

ALEX 慢慢收回手。

他从 MIRA 身上离开，坐到床边。

暖光空出一块。

MIRA 抓住床单，挡在自己胸前。

她没有明白发生了什么，只看见他的脸突然变得陌生。

MIRA

怎么了？

ALEX 弯腰捡起智能表。

他没有关掉提示。

又拿起手机，解锁，放到两人之间的床单上。

未命名联系人的聊天记录完整展开。

MIRA 低头看。

她的脸没有立刻变化。

她先看第一条。

第二条。

第三条。

然后，她把手机翻过来，屏幕朝下。

与之前 ALEX 藏手机的动作一模一样。

只是这一次，做这个动作的人是她。

MIRA

多久？

ALEX

三天前。一次。

MIRA

酒店？

ALEX

嗯。

同样的对白。

不同的是，ALEX 没有补“跟爱没关系”。

MIRA 起身穿衣。

ALEX 也站起来，习惯性地想去拿她的外套。

手伸到一半，他停住。

MIRA 自己拿。

她走向门口。

ALEX 没有挡。

两个人之间第一次没有障碍物。

MIRA 握住门把手。

MIRA

你为什么现在说？

ALEX

因为你刚才问我在哪儿。

MIRA 回头。

ALEX 看着床上那部手机。

ALEX（续）

我不在这里。

这句话没有请求原谅，也没有要求她留下。

MIRA

现在呢？

ALEX 抬眼。

他没有给出一个漂亮答案。

ALEX

现在我在等你决定，你要不要走。

MIRA

我当然要走。

ALEX 点头。

ALEX

好。

MIRA 的眼眶红了。她似乎更生气了。

MIRA

你别把“让开”当成你已经尊重我。

ALEX

我知道。

MIRA

你不知道。

ALEX

对。

这一次，他没有抢着证明自己知道。

MIRA 打开门。

走廊冷白的光切进卧室，把暖色进一步推到床角。

她走出去。

门没有摔上。

它在液压合页的作用下，缓慢、安静地关闭。

ALEX 站在原地，没有追。

窗外白光越来越近。

他看见了。

陨石擦过楼顶，拖着火焰从城市上空飞远。

没有撞击。

只有一阵迟到的低鸣，让玻璃轻轻震了一下。

床头柜上的红皮笔记本被震开。

那张 LENA 的照片滑到地上。

ALEX 捡起。

照片背面的字仍然是：

“1997.7.14，去上海之前。”

他翻开笔记本。

第一页写着：

“如果可以回到孩子来到以前，你想回到哪一年？”

下面有一行很淡的铅笔字：

“1997。”

ALEX 拿起橡皮。

他擦了两下。

铅笔痕没有完全消失，只变成一层灰。

他没有在旁边写“现在”。

他合上笔记本，把它放回床头柜。

然后，他捡起 MIRA 扔在地上的黑色领带，叠好，放在她留下的外套旁边。

手机再次亮起。

未命名联系人：

“处理好了吗？”

ALEX 看着。

他没有删除聊天记录。

他输入：

“没有。她知道了。”

停顿。

他又输入：

“我不会再把这件事藏在别人身后。”

他没有按发送。

这句话仍然太像一段给自己看的声明。

他全部删掉。

最后只写：

“不要再联系我。我会向她说明全部。”

发送。

ALEX 把手机正面朝上放在床中央。

他坐到冷蓝色的那半边床。

圆形床头灯仍亮着，却照不到他。

窗玻璃映出灯的完整圆形。

圆形中央，ALEX 的倒影很小。

不是胎儿。

只是一个终于没有地方可以躲的人。

FADE OUT.

THE END

附录 | ABCBA 结构与互动节点说明

A | 卧室：亲密中的缺席

- 暖/冷分割的同一间卧室。
- MIRA 问“你现在在哪儿？”
- ALEX 用“在你身上”把问题变成占有。
- 手机被隐藏，门被身体挡住。

B | 进入：出租车与边界

- 老周修轮子、护车框、递纸巾，真实地提供帮助。
- 同一套“关心”逐渐变成盘问、锁门与控制。
- 他用“我是为你好”解释越界。

C | 中心：选择系统

- 大堂、鸡蛋男、同事、会议、卫生间、档案层逐级深入。
- ALEX 以为自己在挑选男性，最终发现女性也一直被评估。
- 系统把不适重新命名为优点，把既成母爱反推为早期同意。
- 中心选择不是“哪个男人更好”，而是 ALEX 是否有权要求 LENA 牺牲。

B' | 返回：同一路径与新的观看方式

- 再次经过同事、电梯、客户和出租车。
- NPC 没有突然被教育成好人，他们仍复杂、矛盾，也有真实情感。
- ALEX 不再把一点善意当成全部，也不再把一个标签当成完整的人。
- 出租车中，老周第一次真正问女儿“你想去吗”。

A' | 卧室：亲密中的在场

- 回到同一秒、同一构图、同一句问题。
- ALEX 公开手机，不挡门，也不要求 MIRA 承担他的自我修复。
- MIRA 仍然离开，改变不被当作获得女性奖励的通行证。
- 结尾的圆灯与开头一致，但 ALEX 坐在照不到的冷色区域，承担后果。